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筆下有情

趙修身 著





作者介绍

赵修身，山西省原平县人，1931年11月生。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，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，《山西政协报》总编辑、高级编辑，山西省政协委员、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、山西省政协文教委员会副主任。

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先后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近百篇。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主持编辑过《山西日报》文艺副刊和《山西政协报》，培养过不少文学青年，荣获过赵树理优秀文学编辑奖。

序

马 烽

赵修身同志是我省较老的业余文学作者之一。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活动，算来已经30多年了。与他同时期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同志，有的先后已转入文学团体，成了专业或半专业的作家；有的早已洗手不干了。他既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，转入文学团体，也没有放下文学创作的笔，而是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，真正做到了工作、创作双丰收。

赵修身同志的工作岗位是新闻战线。说的具体点，就是编报纸。他编过《太原郊区报》，编过《太原日报》，编过《山西四清报》，后来又编《山西日报》，从1986年开始主持创办了《山西政协报》至今。大家都知道，报纸编辑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。报纸天天要出版，编辑工作日日不能停顿。他又是一个部门或一个报社的负责人，工作当然就更忙了，不可能有大段的空余时间供他利用。他只好起早搭黑，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。这些年来，他陆续写了不少短篇小说，还写了较多的报告文学和散文。这本集子里的这些作品，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短篇小说。

赵修身同志的作品，主题都比较集中，爱憎分明，富有时代气息，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。这大概和他多年

来从事新闻工作、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有关。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以短篇小说的形式，及时反映社会现实，热情歌颂新人新事，愤怒针砭丑恶灵魂。扶正气，斥歪风，无疑这是正确的。但由于创作经验不足，艺术表现手法不够新颖，重点没有放在刻画人物上，因而有些篇章就产生了这样的缺点：主题外露。为了显示主题，为了故事的完整性，出现了人为的痕迹。总起来给读者的印象是：“概念大于形象”。这一缺陷在初期的一些作品中，表现得较为明显。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，这样的缺点与不足之处，也是难以避免的。可喜的是作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而在后来所写的一些作品中，就尽力去塑造人物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，使作品的思想、故事情节、人物性格溶为一体。从近年来发表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。其中《晚来的爱情》、《特效良药》、《拜师记》、《状元迎亲》、《笔下有情》、《老县长上楼》等篇就写得有声有色，与初期的那些作品相比较，无论思想性、艺术性，都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。当然这些作品也并非十全十美，无懈可击。但作为一个工作十分繁忙的业余作家，如果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半路停了笔的话，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。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。

近年来，我结识了不少离休、退休的老同志。其中有不少人年轻时代很喜欢文学，有的曾经也写过一些作品。后来因为工作忙，也就懒于提笔了。如今有了空闲时间，很想把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写成回忆录或文学作品。可是却遇到了一个难题，不知该如何去写为好。多年来习惯于写工作总结或讲话稿，更多地是用逻辑思维，如今遇到需要形象思维的

时候，就有点无所适从了。甚至有的人，以往的讲话稿或工作报告也是秘书代笔，如今遇到了更大的困难，连语言文字也写不通了。人们常说：木匠师傅三天不拿锯子，手都有点生。何况几十年不拿笔杆子呢？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，多年来我是乐于写短篇小说的，也出版过几本短篇集子。十年动乱期间，我连一个短篇也没有写过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再提笔写短篇小说的时候，同样感到十分生疏，几乎也到了提笔忘字的程度，经过多时磨炼，手才算比较顺了。我相信“熟能生巧”这句老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赵修身同志长期坚持业余创作，并取得了成就。这就为在各条战线上工作而又爱好文学的同志，走出了一条路子，他这种坚持业余创作，不懈不惰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。诚然他现在还没有写出什么大部头的作品来，但有了这样一种写作的习惯和“底功”，将来有朝一日退居二线，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，定会余热生辉，佳作涌现。

目 录

序.....	马烽 (1)
一张电影票.....	(1)
两个技术员.....	(13)
老朱的一家.....	(21)
我兄弟二明.....	(28)
玉兰她娘.....	(35)
晚来的爱情.....	(40)
贵客临门.....	(50)
特效良药.....	(61)
拜师记.....	(74)
县长的女儿.....	(87)
笔下有情.....	(99)
“状元”迎亲.....	(115)
迷人的夜晚.....	(130)
兄弟情深.....	(138)
人之常情.....	(153)
未发出的情书.....	(159)
爱吵架的夫妻.....	(175)
老县长上楼.....	(187)

不受欢迎的人.....	(195)
采访日记.....	(207)
附：勤奋·求实·服务.....	(215)

一张电影票

早晨一上班，习惯地先翻了一下今天的报纸。在报尾的广告栏内看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影讯：这就是晚上七点半，解放电影院要上映苏联优秀影片——《共产党员》。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部电影，今晚说什么也得挤时间去看看！

午饭后，我没有敢休息，就连忙跑到电影院门口去买票。要是在以往看电影，晚上去了以后现买票也不迟，可是这回我心里估计，恐怕今天看的人太多，到晚上去了买不上票。况且，我还有个打算，就是想提前去买张好票，到时候坐到前边看个清楚。当我赶到之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买票的人已经接着次序，排成了一溜长蛇阵。等了足有一个多钟头，好容易轮到我买时，售票员同志却向外边吆喝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只留下三十排以后的几张了，请后边的同志不要排队再等了。”我再三和他商量说：“能不能卖给一张靠前边的？”那位同志翻了翻剩下的票：“要靠前，就只有三、四排的了。”我连忙接住他的话音说：“好啊！同志，就给我买张四排的吧。”因为，别人嫌四排太近，我是个近视眼，坐到四排也还将就。

我急急忙忙地赶了一下午，到五点多钟，总算把下午应该办的工作做完了。我刚刚坐下又拿起一张报纸来，随便看

看，单等下班的电铃一响，吃罢晚饭就去看电影。但事情真还凑巧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市委办公室的小马同志进来了。他给我送来张小纸条，并说：“秘书长让你今天晚上把这上边要几个材料整理一下。”

“明天上午还不行吗？”我着急地问道。

“大概是不行。秘书长说，今天晚上最好在九点钟以前交给他。”小马一边给我解释，一边就转身出门去了。

这该怎么办呢？我踌躇起来。秘书长要的材料，当然应该完成；可是要耽误了这场电影，也实在有点可惜。就因为这么点小事，我的椅子上好象有了钉子似的，怎么也坐不下去，只得站起来在地上来回圪转。顿时，脑子里豁然一亮，终于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办法来。这就是赶早不赶迟，现在马上动手整理，牺牲了吃饭时间，搞得快些，要是到七点来钟交了卷，这样既可以完成任务，又还不误七点半的电影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

对！说干就干。我打起精神，还特意把手表摘下来，放到桌子上。一面整理材料，一面不断地抬起头来看时针。只觉得这秒针“沙！沙！”地就象加上油似的，故意和人作对。直到七点零五分，材料还没有全部写成，但我实在不敢再写了，想先把这一部分送去。试试看能不能交了卷？如能就此交卷，那就好了。如交不了，明天上午再作些补充，总还可以吧！于是，我就把水笔往口袋里一插，慌慌张张地跑上了二楼。

秘书长一见我拿的材料，大概是已经看出了问题。他劈头就问：“嗯！你倒写好了，怎么这么快呀？”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带着喘气回答：“写是写起了，就是

不大具体，还有两个问题，因材料不多没有写，想明天再补充一下。”

“啊！要是没有全写成，那你辛苦点再加加工吧。”

“是不是明天上午再加一下，今天不早了……”

“唉！现在才七点多嘛，能赶得上。”

“可是我还没有顾上吃饭，等吃了饭再来整理，恐怕赶闹成就不早了。”

“啧！误不了哇，吃顿饭能用几分钟哪？你还是赶一下吧！”

“那是不是明天一早，我就把材料送给你，你看行吗？”

“嘿！你今天晚上还有什么约会吧。”秘书长用开玩笑的口气一面说，一面又瞟了我一眼。然后，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今天的材料要得很紧，这是上午书记处会议临时决定，在明天常委会上要专门讨论有关农村当前工作的主要问题。王书记已经找了好多材料准备去了，他今天晚上还要开‘夜车’起草个文件，就缺你整理的这一部分。你还是赶快再补充去吧！”秘书长看了看手表，又用探询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我看这样办吧，你赶九点左右写好，就直接送到王书记的宿舍里。你估计行不行呀？”

“紧着赶吧！”这时候我实在没有啥说的了，只好应承了这样一句。

从楼上往下返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。心里也暗暗责备自己的算盘又给打错了。原来想的是两全其美，到如今：材料交不了账，饭也没吃上，当然《共产党员》的电影票也算白买了，事实上这三件事情全给耽误了。

夜色降临了，天上的星星忽闪着。机关的院子里静悄悄

地，只是楼上办公室里射出一些耀眼的灯光。我拿着修改和补充后的材料，去宿舍给王书记送去。

慢慢推开王书记的宿舍门以后，只见他在一盏浅绿色的台灯下，聚精会神地翻阅文件。这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，魁伟的身材，四方脸盘，戴着一付近视眼镜。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他的脸色有些发黄，好象刚刚得过一场大病似的。再看王书记的宿舍，也和一般办公室的样子差不了多少。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，墙上挂的比较好看的大镜框里，除有毛主席的照片以外，还有周总理等好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像片。在靠墙陈设的一个宽大的图书架上，摆满了马、恩、列、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，在中层有许多古今中外的文艺小说。下边的一层，还放有一迭一迭的《红旗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前进》和《火花》等杂志。在这里，要和其他机关的办公室比较起来，只不过是多放了一张木床，少摆了一套沙发，其他再没有什么分别了。

我轻轻地走到他的跟前，低低地说了声：“王书记，你要的材料，我给你送来了。”

“噢！”王书记一抬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是你哇，小赵，你倒写好了。”说着，王书记很客气地就象招待客人似的，让我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，又给我抽出一支香烟来。

“王书记！你先吸吧！我刚刚吸过。”当时，我很拘束，连忙站起来推辞。

“唉！这小伙子，你到我家里来还讲什么客气哇。这是一位同志从北京带来的几盒好烟，你尝尝，看比你的怎么样？”他说着，便把一支香烟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看着他又在身上摸摸火柴，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火柴来划着，先给他点

着了烟。

我这是头一回到王书记的宿舍里。说良心话，乍进来，确实感到有点不大自在。王书记就是这样和我闲拉了几句家常话以后，我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我把拿来那份材料，递到他手里，又小心翼翼地：“这几个问题，整理得不够具体。”

“好！你先随便看看报纸，我看完以后，如果不短什么了，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。”王书记说着，拿起一支红铅笔来，把视线就盯在了这个材料上。

我在王书记的对面坐着，手里拿着报纸，眼睛似乎是在看报，但说实在的，当时哪能看下去呢？这个材料自己也觉得实在有点不象话，心里很底虚。因为没有很好地下功夫分析和提炼，只是为了赶时间交卷，罗列了一些简单情况而已。这就使我不由得想偷看看王书记的表情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有时候只能听到一点王书记用铅笔往材料上批字和揭纸的响声。在看开始的几页时，王书记用红铅笔在材料上重要地方划几道杠杠，有时还点头微笑。我心里估计，保准是看到材料上写的问题，有些参考价值。但看到后边几页时，就不是那种表情了。他看得慢了，又给材料上加添了几个丢掉的字和标点。那支红笔也很少划杠杠和圈圈了，而有时却在后面大大地划几个“？”号，还紧皱眉头，思考一阵。我的心随着王书记的动作越发跳动得厉害了，脑袋也觉得膨胀成柳斛似的，里边“嗡嗡”地直响，思想上已作了挨批评的准备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王书记就象放连珠炮似地咳嗽了起来。他站在痰盂跟前，一直三、四分钟直不起腰来。当时，我也

着急地站起来，实在替他有点难受，不由得就想起一事情来。

王书记刚从中央机关调来市委工作以后，他和我们几个同志一块下乡工作了几天。也是在一天晚上快睡觉的时候，他突然咳嗽了很大一阵，后来还吐了几口鲜血。当时，我们几个同志都为他着急。农村工作部王部长很惊奇地问：“王书记，你怎么得了这么个病，唉呀！我们实在为你有点……担心。”王部长本来不想说出最后这两个字，但说到了嘴边，又想不起其它字眼。所以，他中间停顿了一下，才说了出来。

王书记擦掉了嘴边上的血迹，却很有风趣地回答说：“哈！哈！说起这个倒霉的病哇，它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！要不然，我很可能在十几年前，就见马克思去了。”

睡下觉以后，王书记便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得这个病的一段故事：

“一九四二年的冬天，当时我在太行区一个地委担任宣传部长。有一次，我只带着一个警卫员在游击区活动。晚上到了阎家沟村，这个村的村长叫阎有富，和我们常接头。这天他还特意找了二斤白面，给我俩饱饱地吃了一顿油烙饼。

“吃罢饭，阎村长临走的时候，对我说：‘这两天村里很平静，据点里的伪军也没有行动，我出去给你们把街门朝外锁上，就更没有人注意了，你俩今晚上睡个安生觉吧。’

“往炕上一躺，警卫员小张就呼噜呼噜地进入了梦乡。我刚刚闭着眼睛略迷了一下，心里感到不大对劲。我对这位村长今天的态度产生了怀疑。为什么今天给我们专找白面吃烙饼，他的态度也和过去不大一样呀？为什么过去怕出事老

让我们好好操心，而今天却叫睡个安生觉呢？又为什么半夜三更他还要把街门朝外锁上呢？这几个问题催促我赶紧下了地要到院里听一听‘风声’。我一开家门，好家伙，家门也朝外边锁上了。这一下更引起了我的怀疑。我有心赶快把警卫员叫醒做些准备，但一看到这小伙子睡得正甜，就没忍心喊他。自己先把门扇提起，又立起个梯子来上到房上足足圪蹴了有一顿饭的工夫。后来，听到村西有了狗咬的声音，我才赶紧把小张叫起来，又把街门从里边闷好。不多一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敌人‘叽里哇啦’地过来了，乘狗日们猛不防备的时候，隔墙先给了他们两颗手榴弹。随后，我俩就上房从后墙上跳了下去，一直往东山上跑，有十几个伪军就在屁股后头追，我们边打边跑。逢沟串沟，见崖跳崖，一口气跑了有十里地，有几个县武工队的同志下来了，他们顶住打了一阵，我俩才有了个喘气的机会。但当时一停息，就咳嗽了好长一阵，几乎出不上气来，又足足吐了有半盆子血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个宝贝村长见‘财’起了意，想把我给敌人献了礼，要领“太君”五百块现大洋的奖金哩。”

王书记讲到这里笑了笑，他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十里地还算没有白跑吧！虽然憋下个咳嗽吐血，但总比和‘土地爷’打了交道强得多了。”

另外，又听王书记的秘书李林同志说过：王书记还有个脑子疼的毛病。这病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得的。那时，王书记调到中央机关一个办公室担任领导工作。成天不是起草指示报告，便是处理和国际上来往的电文与信件。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初期的工作，异常繁忙，老是不分昼夜地趴在桌子上工作，有时晚上能在十二点钟睡觉，那就算提前下班了。就这

样长期劳累，本来身体就有些空虚，再加上有一次，王书记给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一个紧急讲话稿子，整整开了一个“夜车”，当报告写到最后几个字时，他晕倒了。从这以后，他又加了个脑子疼。

听说，王书记的病，虽然经过多次的治疗，总不大见效。如果硬把他送到医院或者疗养所休息个时期，他这病就会好一些。可是他住不下去，呆不了几天就出来工作了，一工作，老病又犯了。好多医生都再三嘱咐他少做些工作，多休息休息；领导上和机关的同志也尽量想办法不愿让他疲劳过度。可是，王书记总是不听。他除了把日常的繁重工作办完以外，只要有三、二分钟的时间，也非得拿起报纸来瞅几行。有些热心的同志要劝阻他少做些工作时，他便会给同志们诉说出他的真实思想来。他用很幽默的语调给别人解释说：“那怕什么！反正我这脑子能活动一天，我就得干一天。不管迟早，只要见到马克思以后，他承认我是他的一个学生就行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我越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王书记，是那样的高大、开朗、乐观、坚强。自己心里便暗暗地叨念说：“王书记真不愧为一个特殊材料造成的共产党员哪！”

王书记咳嗽了好大一阵，满口满口地吐了几口带有血丝的痰以后，才慢慢地直起腰来。我给他倒了一点凉开水，他漱了漱口又坐到了椅子上，他的脸上立刻又变得满脸笑容了。他拿起笔来，安祥地对我说：“好了，我这是毛鬼神病，来得也快，走得也快。它走了，咱就再来干一阵。”

王书记一直把最后一页详细看完后，抬起头来，好像是用商量的口气，温和地说：“小赵哪！你整理的这个材料，

是不是有点潦草呀？”

我早已估计到挨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了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：王书记没有训斥，更没有生气，而仍然是那样的慈祥。当时，我赶紧承认说：“对！就是潦草，我下午急急忙忙写了一下。”

“是呀！我看着也是没有好好加工。”王书记还是带着笑容，看着我说：“写材料确实是个苦差事，我就干过好多年这个‘买卖’，这番难处我是很有感受的。不过，我自己也有个体会，这苦里边也是有甜的呀！当你看到你写的材料起了一定作用之后，那时候说句良心话，真比吃沙糖还要甜呀！小赵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？”

我轻轻地说了声：“是呀！这材料确实挺难写。”

“对！是难写。”王书记加重了语气说：“不只是写材料，就是其它工作，也一样有困难。我们既然是革命者，那就要有勇气克服困难。不过，要想克服困难，就得首先树立个对党对人民群众绝对负责的精神。比如，咱们今天晚上写这个材料吧，这确实是有些困难的。如果不写这个材料行不行呢？那也行，咱们今晚上睡了大觉，明天上午就把这一堆材料拿到常委会笼统说一下，或是只写几个字的提纲，那也不犯什么错误。可是，你仔细一想，如果咱们这里提不出具体意见，常委们讨论时很不好出主意，特别是下边几十万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就会因为领导的失误而受到影响。只要能把这个意义在自己脑子里转开了弯，那什么困难呀！苦战加班呀！也就无所谓啦。”王书记停了停又继续说：“所以呀！我是真心奉劝你们这些年轻人哪，在工作中可得好好下番苦功，千万不能有丝毫潦草从事的思想。特别是整理材料这工

作，更是得真刀真枪地干哩！如有一时疏忽或潦草，就会出很大的漏子。要是在战争时候，如有一字之差，说不定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。你看这‘潦草’二字多可怕呀！”

我怀着激动和敬佩的心情想道：王书记的这一番话虽是针对我的那个潦草材料提出批评，但我当时却感到这是多么诚恳、温暖，对下级干部是多么爱护和帮助呀。自己心里也深感惭愧，眼眶里虽然没有掉出泪珠，可是模糊地就连纸上的字迹也分辨不清了。

王书记似乎是发觉了我内心的活动，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，他瞅着我，说：“小赵哪！你的眼睛是不是有点近视呀？”

“是，有些近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配个镜子呢？”

“现在还年轻，带上眼镜不好看，怕人家说……”

“怕说什么呀？是不是怕人家说，是讲阔气呀？唉！这小伙子，那怕什么，实事求是嘛。照你这样想，我这当书记的戴上眼镜，就是为了讲阔气吗？”他说着，我俩都同时大笑起来。

王书记又给我递过一支香烟来，点着以后说：“噢，已经十点多了，咱们没有时间再闲拉啦，现在还是得书归正传。我原来计划是让你拿来这几个材料后回去休息，可是现在看你这个材料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，你看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是不是我回机关再拿来点材料，给你作参考呢？”这时候我已经觉得肚子里实在饿得够呛了，我想捎着取材料，顺便给肚子里加点食粮。

“再拿材料用处也不大了，我看，是不是你今天也和我